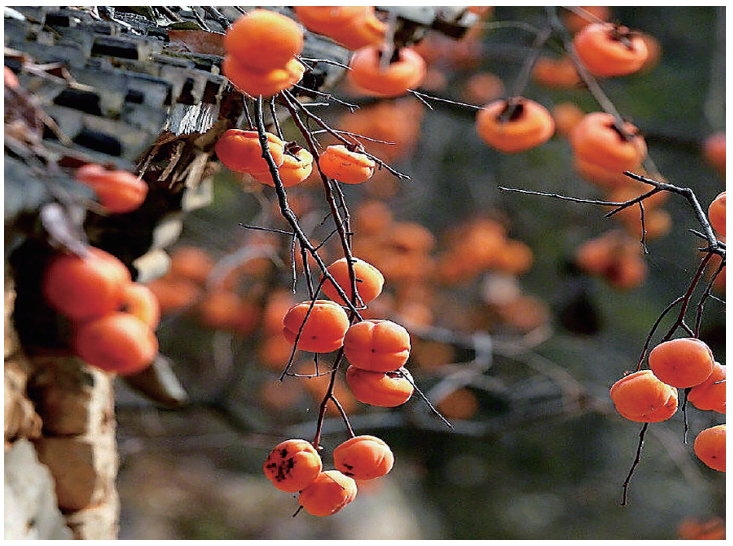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是作者内心的心泉，我愿用文字描绘自己对家乡和故土的挚爱。
——胡瑞杰

·语丝

失去是另一种开始

□赵卯卯



还记得小时候我曾经拥有过一个毛绒小熊，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毛绒玩具，一个深棕色的、巴掌大的毛绒小熊，棕色的眼睛，黑色的鼻子，脖子上系着一根红格子丝带，我是在一个大雪天遇到它的。

那天我跟爸爸妈妈去县城给小姨买嫁妆，关于其他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会儿我独自一人，在家具店门口的厚厚积雪上来回地溜达，脚下传来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就像雪在吟唱，直到我在冰冷的积雪下发现了它，它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似乎只是为了等我。

那简直是一个奇迹，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毛绒玩具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，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，所以这个小熊如同一个小小的太阳，照亮了我贫瘠童年里的那个冬天，我赋予它生命，我们成了朋友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我觉得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分开……

后来，那个冬末，姑妈带着小表弟来家里做客，从来不搭理小熊的小表弟却因为生了一场小病，喜欢上了我的小熊，他霸道而又无所顾忌地把小熊占为己有，尽管我是那么的不舍，可最终小熊被他带走了，从此我彻底失去了我挚爱的小熊。

那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“痛彻心扉”的失去，直到十五年后，我才拥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二只玩具小熊，但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，因为我失去的早已经不仅仅是一只小熊了。

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她是春天的时候从县城转学来的，她爸爸是医生，在我们村的医院工作，于是她跟着爸爸一起来到了农村。

那时候一个县城的孩子，就像夜空里的星星一样明亮耀眼，她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头上戴着我们谁也没有的漂亮发卡，她讲普通话，我们从没听过身边的人讲普通话，那种腔调让我们新鲜而又充满向往，她还会唱我们谁也不会，甚至从来没有听过的歌……

她就像一道明亮的光，一下跌落进了我们那个灰扑扑的世界。

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，她带我们去她家看电视（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电视，她家是村里唯一有电视的），给我们看她的童话书，拿好吃的糖果招待我们，书里的内容我早已经不记得了，但记忆深处却一直没有忘记那些亮晶晶的糖果的味道。

她来到我们村的第一个夏天，我们每天都“腻”在一起，在几间空旷的，刚刚盖起来的土坯房子里寻找乐趣，我们每天乐此不疲地重复玩着同一个单调的游戏，却从来没觉得无聊，或许在那时，游戏本身已经不重要了。

小孩子从来不会思考分别，就像我的小熊一样，我以为我们的友谊也会天长地久，永远不会分开，可就在第二年春天，她又跟着爸爸回了县城，就像一只迁徙的鸟，而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相遇过。

这成了我人生当中第二次印象深刻的“失去”。

第三次失去是在我十一岁那年，最疼爱我的爷爷离开了我们。

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的离去，而关于爷爷生病中的那段记忆，却变得断断续续，多年以后留在我脑海中的只是一个个清晰，而又琐碎的小场景。

我还记得去医院看望爷爷的情景，我跟在爸爸身后，爬上狭窄的楼梯，推开白色斑驳的病房门，就看到爷爷躺在病床上对我微笑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，他说：“快去，去窗口看看，我们现在住在楼上呢，可高了。”我来到窗口，窗帘是那种很旧的蓝色，上面有铁锈色的脏点，因为是冬天不能开窗，我抹了一把玻璃窗上的雾气，把脸贴上去，窗外的景色一下变得渺小而生动起来，其实楼层并不高，只有三层。

春节的时候爷爷回家了，不是因为病治好了，而是因为他的病永远治不好了，他要回家过人生当中最后一个春节，爸爸从外地给爷爷买回来一箱橘子，在这之前，我和弟弟从没吃过，全家人围在屋里看着爷爷，他躺在炕上让爸爸给我们分橘子吃，我们一人一瓣，橘子甜极了。

那真成了爷爷的最后一个春节，不久之后，甚至那个冬天还没来得及结束，爷爷就离开了，出殡的那天，雨雪交加，我被留在家里陪奶奶，而那也成了我人生当中关于爷爷的最后的记忆。

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悲伤的一次失去，我失去了爷爷，也失去了一份最浓厚的爱，之后很多个日子，我都陪着奶奶在那所爷爷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里回忆过去，品味过去……

失去后的失落、悲伤，终究都会慢慢在流逝的时光中被治愈，我想，失去永远都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种开始，而这个开始却需要我们用最深的怀念来开启。

赵卯卯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有小说、童话发表于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杂志。出版长篇小说《我的，我的》《阿鲸的世界》《夕阳背后的世界》等。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，《儿童文学》温泉杯童话大赛金奖，《儿童文学》金奖等。

关于爷爷

□程广飞

我爷爷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他个子不高，喜留山羊胡子，穿对襟，冬天总要戴一顶黑色的毡帽。

爷爷没上过一天私塾，连自己的名字也很模糊。但他能把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背得无缝对接。

爷爷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戏。三里村五里店，只要来了戏班，他捎上干粮，说走就走，而且一听就是好几天。即使地里忙得够呛，爷爷亦照听不误。因此，奶奶很生气，亦很无力。爷爷心满意足地回家后，就神采奕奕地讲每一出戏折，还能即兴唱上二十多段。他有板有腔地演绎，连奶奶也忘记了储备已久的唠叨。

爷爷有专长，赶大车生产队无人能及。那时候，每个生产队一辆大车，用来运输庄稼，或交公粮。爷爷是天生赶大车的好手。倒车，拐弯，靠边，都得遵循口令和缰绳，这些爷爷耍得游刃有余。他往车辕上一坐，大鞭子一扬，那威风劲就立马显现。他赶的车平稳，从没出过事。再难驯服的骡马，爷爷一吆喝，就会乖乖就范，别人不服都不行。所以，爷爷“车把式”的美誉，像六月的麦田闪耀着金黄。

喊夯号，是北方农村一种古老的劳动号子，从何时兴起已无从考证。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，喊夯号从此退出舞台，销声匿迹。原先，村上建房，大多靠人工挖地基，回填土，然后夯实地基，俗称“砸夯”。将石头碾子立起来，挑选过硬的木棍子，绑结实，制成架子，牢牢套紧石碾，架子上再固定几根粗绳。然后，十多个人，有抬的，有托的，有拽绳子的，高高举起，又重重放下。既要动作协调，又要保证安全。既不能落到抬夯人的脚上，又要保证夯的落点。落点均匀，才能地基牢固。抬夯，落夯，全靠喊夯号子的人指挥。号子一起，大家凝神聚力，齐齐喊一声，抬高；再一声，落地。号子时而迅疾，时而缓慢。夯的起落，便节奏分明，韵律十足。

爷爷是村里当之无愧的喊夯号人。乡里乡亲，谁家盖新房，都少不了他喊号子的身影。爷爷嗓门高，声音脆而亮，喊起夯号来高亢，激扬，风趣。

“石榴树那个开花哎，哎嗨哎嗨哎呦！大家抬起来呀，哎嗨！使劲往下砸呀，哎嗨！”抬夯的人随着附和。这些喊出来的歌词、调子，生动，鼓劲，荡气回肠。

爷爷喊的号子，都是自己脑子想出来的，基本不重复。有的快乐，有的澎湃。如果发现谁偷懒不使劲，还要编几句诙谐的号子，逗得大伙开心，这样，就缓解了单调和疲累。

夯号的形态，来源于生活。特别想静下来，整理一部夯号音谱。一是对曾经劳动方式的记载，也是对爷爷，及淳朴勤劳的老辈人的追忆。

几十年，冉冉而逝。爷爷早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但爷爷的朴实、乐观，伴我终生。

程广飞

就职于海兴县水利局。爱好写字，以慰倥偬生涯。

饿得眼珠子发蓝

□那女

“不吃？饿得你眼珠子发蓝！”幼时，爷爷总是重复这句永不变更的话。

至于，人饿极了，是不是会变成狼，无从考证，但着实翼翼，仿佛偷了谁家鸡窝里的蛋。

原因是，我不喜欢吃“夹面”馒头。顾名思义，夹，便意味着不是纯正的白面，明摆着欺负了小麦嘛。但能够吃上一顿白面饺子，当年，那是多少小孩子辉煌的梦想啊。所以，盼年，盼着灶王爷赶紧上天。也曾，在那块写有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镜子前，不厌其烦地查看双眼。

九五年考上了大学，第一次见到城市，第一次被城市的美食鲜衣感动。

食堂丰富的饭菜，让我有一种空前的地主感。看到垃圾桶残缺的馒头和几近完整的炒菜，莫名其妙地心疼。

一次，被某学姐训斥，她说我没良心，两个馒头都吃上了，还瘦得像刚出生的猴。

猴就猴吧，谁还不是猴变的。

鉴于我是系里团支书的后备力量，她偶尔会带我去聚餐。在男生们面前，学姐扭着小嘴，小口小口地抿饭，一副试毒的样子。男生们则装得很豪放，啤酒瓶碰得“叮咣”躁响，菜们尴尬地凉着。然而，我对食物的爱，类似亲情。一粒米打开了多少历史的天空，温暖了多少生命，熨帖了多少呼喊的胃口啊。

也许，我张大嘴巴的样子很惨；也许，我连菜汤都不放过的行为太夸张。

“简直八辈子没吃饭！”

当一个男生用鄙夷的语气调侃我时，我恨不得给他一猎枪。

“你那双腿不是从庄稼地拔出来的，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吧？祝你将来娶个不吃饭的媳妇。”然后我潇洒地拍下钱离去。自此，在食物面前矫揉造作之徒，一概陌路。

“飞矢不动”，我嘲笑过芝诺的。但岁月射走了青春之箭。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，一茬一茬的新韭冒出。看着教室里，操场上，励志又欢悦的他们，春光里，全是闪亮的叶片。

第一节课后，学校统一发放营养餐。这是国家对贫困地区孩子的成长爱护。精致的食品，绝对能惹起七零后对于贫瘠时代的蛛丝片缕，甚至更多历史长河中的辛酸钩沉。祖国多好啊，这安宁下的富足和无忧。

至于，有一次，我风吼马叫，完全是按捺不住地心的岩浆了。

那个长条脑袋的孩子，头发整在跟悬崖峭壁一样，搞得整个人都犬牙差互的。一边嘚瑟着蚊子腿，一边恣肆地狂喷：“天天都给这个破面包，腻。”说着，顺手把一盒牛奶丢进了垃圾桶。最想不到的是，陆陆续续有学生效仿。

我斗牛般冲到始作俑者的面前，命令他捡出来。他头一歪，嘴一撇，眼神里全是荒谬的桀骜。

“你知道叙利亚难民的孩子，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吗？你在家里，你爹保证每天给你买牛奶吗？将来走上社会，你准能挣到牛奶喝吗？国家给你供营养还供出罪来啦？身在福中，你知福吗？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真是三五赶集，四六不通啊！

我抓起他的书，一本本扔出教室。课本纷飞，像蝴蝶的逃离。长脑袋男孩呲牙咧嘴地质问我，凭什么扔他的书？我告诉他，他不配拥有书，只配拥有饿得眼珠子发蓝。

校长闻讯赶来，把他领走了，并责怪我的轻率。我却觉得受了伤。

视食物如敝履，还有什么担当可言？有些孩子信念的灯碎了，掉在地上都是尖锐的声音。

沿着时间的纹理，我们抽出最底部的苍黄。祖国走到花团锦簇的今天，多不容易啊。浪费可耻，这不是一个口号那么简单。往事可鉴，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好传统永存。

那女

本名孙玉荣，《中国校园文学》杂志签约作家。作品见于《星星》《十月》《诗潮》《星火》《延河》《散文选刊》等杂志。作品在《读者》《十月》《芒种》《星星》《时代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等杂志社举办的全国征文大赛中分获不同奖项。